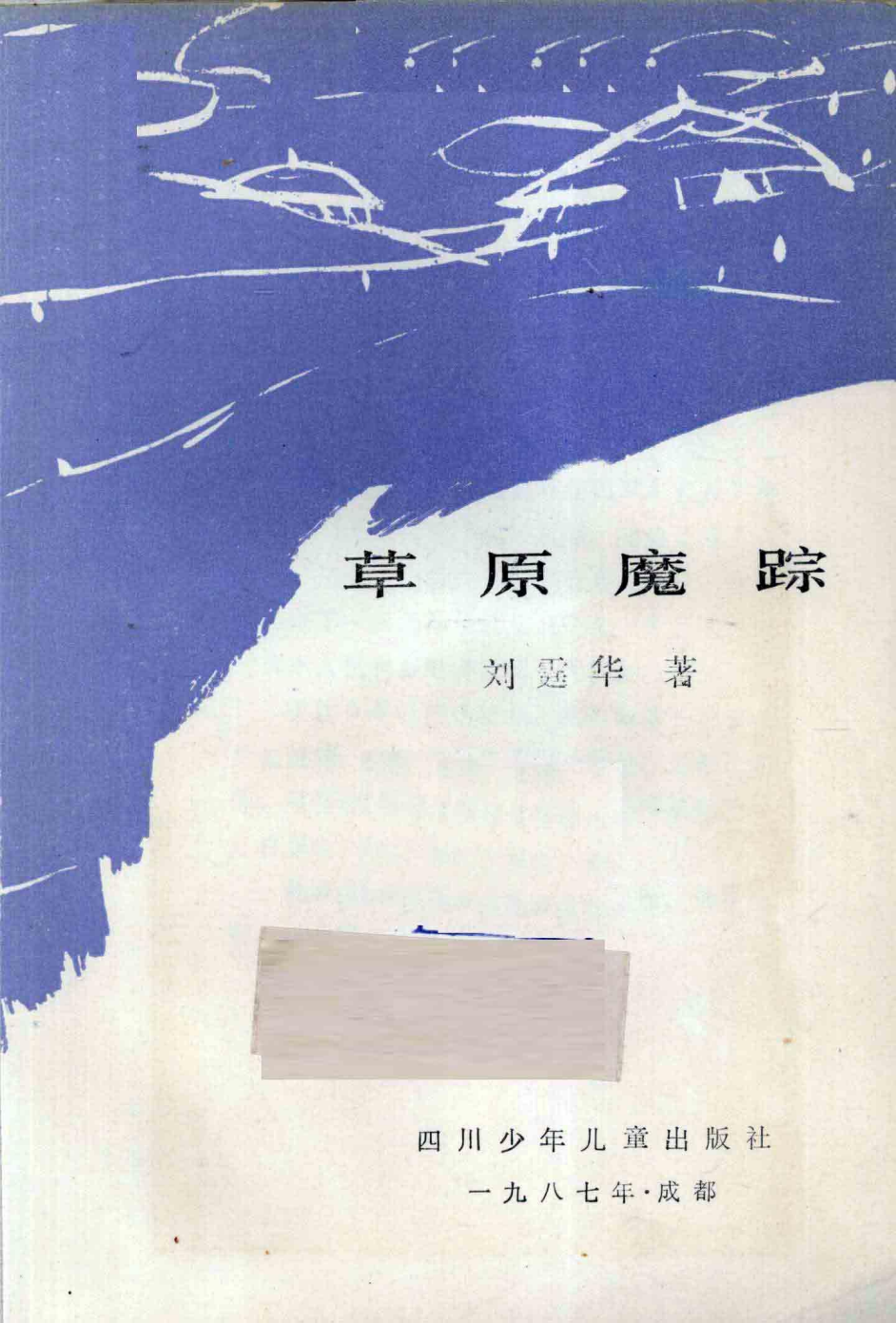


草原魔踪

刘霆华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草原魔踪

刘霆华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 李义兴
插图 袁吉中
封面设计 谢可新
尾 花 陈安国
技术设计 吴向鸣

草原魔踪

刘鑫华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4 字数 106 千

1987 年 3 月第一版

198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800 册

书号: R10247·414

定价: 0.96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惊险中篇小说。

两名全国通缉的罪大恶极的罪犯窜入了蒙古草原。他们盗窃了民警制服，挟胁了两名盗窃犯，骗走了一位少女，更为危险的是，他们还盗走了一匹患恶性传染病炭疽病的马……眼看草原人民和畜群将遭受巨大损失。

蒙族少年吐门巴特尔，从小跟着爷爷学练步法追踪。他协助公安干警，机智、勇敢、沉着、顽强地追踪狡猾的罪犯，历尽艰难危险，终将罪犯一网打尽。

故事生动，悬念巧妙，情节惊险，语言流畅，对少年读者极富启迪作用。

目 次

- (1) 第一节 去办急事遇着更急的事
丢好马不急病马丢了急
- (9) 第二节 狼咬了打猎的
贼偷了捉贼的
- (18) 第三节 要结婚新娘丢了
去找他他却来了
- (25) 第四节 看的是脚印儿
看见的是人影
- (36) 第五节 打到的是野鸭子
抓住的是脚丫子
- (43) 第六节 女的没找到
男的又丢了
- (52) 第七节 要找人找到了牛
要找俩找到了仁
- (59) 第八节 小耗子咬了大老鼠
偷钱包的丢了钱包

- (65) **第九节** 偷了不想偷的
 喝了不愿喝的
- (73) **第十节** 去干坏事的干了好事
 要干好事的干了坏事
- (87) **第十一节** 善良的遇见狼
 放牧的不管羊
- (97) **第十二节** 偷了热心的
 要害好心的
- (107) **第十三节** 追的是鬼怪们的踪迹
 找到的是自己的脚印
- (113) **第十四节** 要的是汽油
 给的是白干
- (121) **第十五节** 不认识路的带路
 不认识人的认人
- (129) **第十六节** 躲藏的露了馅
 捉贼的遭暗算
- (139) **第十七节** 石头会指路
 马儿会听话
- (144) **第十八节** 该骑马偏走路
 想往北偏向东
- (150) **第十九节** 要扎的没扎着
 想找的找到了
- (158) **第二十节** 扔出去的是刀子
 回来的是大皮鞋

第一节

去办急事遇着更急的事 丢好马不急病马丢了急

普东淖尔牧场派出所的所长邢奇骑着他的大黑马象箭一样在草原上飞奔。

前两天，一叠通缉令紧急发来，缉拿两个罪恶累累、潜逃多日的罪犯。通缉令是由公安部发的，全国动员，而且全国各大报、电台、电视都发播了这个消息。这种现象还是不多见的。

从见到通缉令那一刻起，小邢就紧张起来。特别是注意到通缉令上所写的逃犯行动方向，有到内蒙的趋势，他更加警惕，立即派出所里的全体人员迅速把通缉令张贴，散发到各处，而且亲自出马，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地去动员大家严密注视，高度警惕，只要两个逃犯敢来普东淖尔，就绝不能让他们从这片草原逃出去。

今天，他还要去跑几片营子（牧民的放牧居住点），这可是紧要的急事。看看无边无际的草原，他又把马使劲夹了两下，大黑马一声长嘶，跑得更快了。

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裹着焦急的呼喊声向他冲过

来。

“小邢！小邢！”

小邢一转脸，只见马匹已经飞到了他的身旁，焦急的声音连声而来：

“小邢！我正要到派出所去找你！你跟我去看看！快走！”

小邢这时才看清楚，来人是兽医院的姚院长。

“什么事，这么急？”小邢勒住马问。

“马！我们丢了一匹马！”姚院长神色紧张地说。

小邢紧张的心情倒放松了一下，笑笑说：“什么马呀？看你急的这样子，把我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姚院长神色更焦急了：“丢了一匹病马。”

小邢更松了一口气：“噢，一匹病马。你们能不能……”

姚院长没等他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就急了，一把拽住他的马缰说：“哎呀！你快去看看吧！那是匹得炭疽病的马！”

一听这句话，小邢那刚刚轻松了一点的心又一下子高高地提起来，他心头象是被猛击了一下。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炭疽病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它就象使人心惊胆颤的鼠疫、霍乱一样，传播快、来势猛，既能传染牲畜，又能传染人，一经染上，两三天就发作，病起之后往往来不及抢救死亡就到来了。

小邢二话没说，拨转马头，两腿猛一夹，撒马就向兽医院跑。

他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好象看到了草原上的马、牛、

羊被传染了炭疽病，象被火烧了一样高热、抽搐，象拉风箱一样艰难地抽着气，粘膜象炭一样黑，牲畜一群群地躺下了，牧民也相继病倒，生命垂危；专吃死尸的秃鹫在空中飞旋……

小邢不敢再想下去，他又狠夹了两下马，和姚院长一起飞一样向兽医院驰去……

兽医院里有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那是一间隔离室。为了避免传染病的蔓延，所以它远远地座落在医院的尽西北角。

在这间屋子里有几个人正在东瞧西看。他们都穿着白衣，扣着白帽，戴着皮手套，又大又厚的口罩一直遮过鼻梁，只留下两只眼睛露在外边。他们捂得是那么严实，如果他们不说话，熟人也难以分辨出他们是谁。

终于有一个人出声了：“那匹病马就是从这儿丢的？”

另一个人答话：“嗯。”

“会不会是自己跑了？”

“不会。在屋里关着，缰绳系着，它怎么跑得脱？我们也去问过它的马倌，说它没回马群。”

这才听出来说话的一个是小邢，另一个是姚院长。

“那马还能跑得动？”小邢又问。

“它刚发病就被发现了，还能动。”姚院长回答。

“它还能跑远吗？”

“跑不远。”

“你们在周围找了吗？”

“到处都找了，可没边没影儿的，哪儿找得着？”

姚院长的话音刚落，忽然“咚”的一声，隔离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蒙族少年站在门口。他虽然一脸的稚气，可个子不矮。广阔天地，羊肉马奶给了他健壮的身躯，粗壮的肢体显示着力量，宽宽的脸庞，突起的颧骨透露着英武的牧民气质；他眼睛不很大可是锐利，闪着机敏的光。

他看着屋里一色穿着白大褂的人愣了一下，随即眼睛望望地下，就径直向小邢奔去：“邢所长，毛恼亥又要流氓……”

他还想挨近，小邢连连挥手叫他躲开：“这儿有恶性传染病，你快出去！”

少年退出门外，小邢跟他出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小邢奇怪地问。因为他是被姚院长从草原上拉到兽医院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

“是你的脚印告诉我们的。”小邢身后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小邢回头一看，原来是那蒙族少年的同学那拉其其格。她虽然也还没成年，可发育得极其良好。长得又苗条，又清秀，宽前额，圆圆的脸，光采熠熠，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脚印告诉的？”姚院长惊异地打量着少年和少女。他正有一团疑问，“他们都穿着白大褂，捂得那么严，一点几相貌特征也看不出来，这小家伙怎么就能一下子认出小邢来呢？”他真想问问。

他还没张口，小邢说话了：“真不愧是脚踪老人的孙子！

是爷爷教你的？”那少年把头低下，点了两点。

“噢，原来是追踪老人的后代，怪不得有这一套本领。”姚院长的疑团顿时解开了。忽然，他想出一个主意，就对小邢说，“请小追踪手帮忙找一找马吧。”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小邢说，“对了，给你介绍一下，他指指蒙族少年，“他叫吐门巴特尔。我们是老朋友了。”随后他又指指那位少女，“这是那拉其其格。”他的手指在吐门巴特尔和那拉其其格之间来回划了几下，带着笑声说，“他们是老朋友了。”

吐门巴特尔脸一红，头更低了。过了一阵儿他才扬起脸来说：“步法追踪我差远了。还有毛恼亥的事……”

“你放心。”小邢接过吐门巴特尔的话说，“他的事等下再说，眼前这件事非常紧急，它关系着草原上千百万人和牲畜的生命安全……”

隔离室里又多了两个“全副武装”的人。吐门巴特尔和那拉其其格被白大褂武装起来，混在姚院长他们中间，不细看都辨不出他们是还在上学的学生。

吐门巴特尔一声不吭，俯下身仔细看地，他还折了个草棍儿时时比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吐门巴特尔一尺一寸地看着每一块地面。好半天，他才抬起头来说：“马是被人偷走的，偷马的人是两个男的，一个身高一米八还多，又胖又壮，年龄不大，二十四、五岁。还有一个瘦高个儿，身高不到一米八，

二十岁多一点儿。”

姚院长将信将疑。跟着脚印追踪他还可以理解，这么看看就能知道年龄，性别，身高，他可觉得有点玄乎。而他最关心的还是那匹得炭疽病的马，于是他说：“那马呢？能不能找着？”

“出去找。”吐门巴特尔说着走出门去。

一伙人跟着他走出隔离室，又走出院门。吐门巴特尔在医院门口看了一阵说：“又高又壮的那家伙想骑上去，可他不会骑，还没蹿上去，就弹下来了。”他指指地下的一个脚印说，“看，这个脚尖印儿，是他往上蹿的印。”他又指指旁边的脚印，“看，没蹿上去，留下两个脚后跟印，差点没摔个跟头。”

看过这片脚印，吐门巴特尔又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马由瘦高个牵着了。”

往前走了一段儿，吐门巴特尔停下来，又在地上划划量量的。

“这儿有一个人等着他，也是男的，四十多岁，是个矮胖子。”

姚院长他们正莫名其妙地看吐门巴特尔量脚印，吐门巴特尔又说话了：

“矮胖子会骑马，蹿上去了，脚印挺利落。”他指着地上的脚印给小邢他们讲解。

“这矮胖子骑马，那两个走路跟着。”吐门巴特尔边追脚印边说。

“矮胖子大概是个当官的。”小邢看得很仔细，听得也很认真，还时而开个玩笑。

姚院长可越来越觉得玄乎。他虽然听说过许多脚踪老人看脚印的神奇故事，可眼前这个没成年的孩子对着乱七八糟的一堆脚印讲的就象看见了人一样，这可真令人难以置信。

“要真是大胖子骑病马，这马快折腾死了。”姚院长说。

“当然是真的。”那拉其其格说话了，“吐门巴特尔看脚印准着呢。”

“这马是够呛。”吐门巴特尔向前走了几步说，“看这马步子迈得歪歪扭扭，马蹄印这么深。”

“继续追。”小邢说。

他们又继续前进。

“马怎么样了？”

“还骑着吗？”

一路追，姚院长一路不断地问。

吐门巴特尔就一次次回答。

“马快走不动了，步子越来越小。”

“胖子还在马上赖着哪。”

走了老远一段路，吐门巴特尔才说：“胖子下马了，这马都挪不动步儿了。”

姚院长向身后望望：“这家伙可真狠，病马还骑这么远。”

“马哪儿去了？”一位兽医问。

“马跑了。”吐门巴特尔回答。

“它还能跑得动？”姚院长问。

“它准是挨扎了。看它这蹄印深得象凿出来的，不挨扎哪会这么趑？狠挨了一家伙，它疼急了，还不拚死跑？”

“人呢？”小邢问

吐门巴特尔四下里望望，抓抓头皮：“怪了，他们的脚印没了。”

“那就先找马吧，找马要紧。”姚院长说。

小邢想了一下，拔出刀来在地下挖了一个坑说：“做个记号，回头我们再来查。”然后他一挥手，“走吧，追马！”

他们都没有骑马，一路看着脚印，一路追，一直追到太阳下山，追到一大片马蹄印里，吐门巴特尔才说：“这马跑进马群里了。”

姚院长更着急了：“快找马群！都染上炭疽病可就坏了！”

吐门巴特尔带路，翻过一座山梁，终于看见了一群马，象一片花朵一样洒在绿色的山野上。

姚院长一眼就看见山坡上躺着一匹马，牧马人正守在它旁边。

“就是那匹马。”他大声喊着跑过去。

第 二 节

狼咬了打猎的 贼偷了捉贼的

夜巴经很深了，小邢还没有睡觉。

邢所长是在动乱的年代插队落户来到普东淖尔的。由于他机敏、精干，被派出所的所长老刘看中了，把他调到了派出所。当老所长调到旗公安局当局长之后，他就挑起了所长的担子。

刚挑起这副担子就遇到了通缉令的事，接着兽医站又丢了病马，面对着这两件令人心焦的事，小邢怎么能睡得着？

一会儿，通缉令浮到他眼前：

于卫现，男，四十岁，籍贯山东。

该犯身高一·六五米、体胖，圆脸，面白少须，大眼，圆鼻头，厚嘴唇，操北京口音，身穿灰弹力呢中山装，脚穿三接头黑皮鞋。

荣启福，男，二十五岁，籍贯北京。

该犯身高一·八五米，粗壮，方脸，面黑紫色，小眼，尖鼻，大嘴，操北京口音，上身穿驼色灯芯绒夹克，下身穿蓝牛仔褲，脚穿紫色三接头皮鞋。

于犯系流氓集团“鬼怪号”首犯。该犯一贯伪装积极，骗取领导和群众信任，暗中操纵“鬼怪号”抢劫、盗窃、强奸。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肆无忌惮地拐卖妇女和儿童……

想到这儿，小邢如象看到了一幕幕悲惨的景象：

年轻的姑娘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在黑暗的角落里，时而传来粗野的魔鬼般的淫笑和姑娘悲哀的哭声，时而发出狂暴的鞭鞑声和姑娘凄惨的叫声……姑娘们象被踩在烂泥里的花朵一样受尽污辱和蹂躏，然后又被随随便便地卖掉……

年幼的儿童被蟹夹一样的魔爪钳着，拉向荒僻的山野，拳脚时不时雨点般地踢打在孩子的头上，身上。孩子嘶声喊着妈妈……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就象被狼叼走的小羊，任凭哭喊破喉咙也再见不到他们的亲人……

想到这些，小邢不由得把拳头攥得咯巴巴响。

一会儿，那匹抽搐着，喘着气的病马又出现在他眼前。马的炭疽病严重发作了，可以断定，偷马的人也因此有了强烈的传染作用。他们正象是瘟神，只要他们走那儿，就要把可怕的炭疽病带到那儿，给那儿带来大面积的死亡……而且，正象吐门巴特尔分析的，病马果然挨扎了，在它的屁股上找到了一处刀伤。这说明偷马的人在认为这匹马失去作用的时候有意识地清除了自己的脚印，而用病马的脚印去指一条歧途，这，又是为什么？……

想到这儿，小邢又不由得紧紧咬起了嘴唇，心怦怦地跳……

小邢意识到自己太紧张了，他长长吁了一口气，自己告

诫自己要沉着，冷静，他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心一静下来，他便立刻被草原之夜陶醉了。

草原的夜，是那样安宁。既没有汽车的喧嚣，也没有嘈杂的人声，连牲畜和野外的动物也都沉睡了。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真正理解“万籁俱寂”这古老词汇的含义，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实实在在地体会到“美丽的夜色多么沉静”这歌曲的境界。

月光静静地透过玻璃窗照进屋里，在墙上和地上悄悄移动着自己那银色的脚步。

这月光真美呀，她是这样温柔又这样明亮！

在城市里，有着千万盏明灯。人们可以看到灯光把长长的街道，宽阔的广场照得如同白昼，但是却很少能够领略到自然的月光的美。而在这里，在这保持了大自然纯真的草原上，小邢却尽情地领略着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句的动人意境。

这么美好的世界，怎么能让鬼怪的阴影侵袭？如果鬼怪出现在这草原上，那就一定要寻踪追迹，直到把它清除。

小邢这么想着，才渐渐地朦胧睡去。

刚睡着不久，一阵扑扑咚咚的响声就又把惊醒了。

响声是从值班室传来的。小邢不知那里出了什么事，连忙披上衣服抓起枪跑过去。

他一边跑一边想：今天夜里值班的是陈君法，这位老陈同志能吃能睡，特别爱喝酒。每次从牧民家里回来总喝得醉醺醺的，而且一喝多了就要闹酒。这一次是不是他又喝多